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六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崔鶠　張根 弟樸　任諒

司常　李朴

崔鶠字德符陽翟人登進士第歷鄧州推官徽宗初立以日食求言鶠上書大略謂方今政令煩苛風俗險薄未暇一二陳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傳曰謂狐爲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光忠

信直諒聞於草萊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至如惇往昔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爲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帝稱善除相州教授後蔡京籍上書人以鷗爲邪等免官久之調績溪令移病歸始居郴城治地數

敢爲婆娑園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長少悉尊師之宣和六年起通判寧化軍召爲殿中侍御史至則欽宗立擢右正言上疏曰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也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

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黄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爲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仁宗英宗選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埸竭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逞很心考定之同已爲正異已爲邪澥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

京之術破壞天下於玆極矣尚忍使其餘孽再破壞邪
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
以謝天下累章極論忽得攣疾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
命下卒鷗平生爲文至多輒爲人取去尤長於詩清峭
雄深有法度無子壻衛昂集遺文爲三十卷傳焉
張根字知常德興人甫冠第進士歷遂昌令當改京秩
以四親在堂冀以父母之恩封大父母而貤妻封及母
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志時年三十一屛處凡十年起
臣及本道使者上其行義徽宗召詣闕爲帝言清心省
欲以窒禍亂之原遂請罷錢塘製造局帝改容嘉美以

爲親賢宅教授未幾通判杭州提舉江西常平大觀中入對言陛下幸滌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議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臣仇怨廢錮自如爲治之害莫大於此即命爲轉運副使改淮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徙兩浙辭不行乃具疏付驛遞奏大略謂今軍須匱乏邊備缺然東南水旱盜賊間作西北二國窺伺日久安得不豫爲之計因條列茶鹽常平等利病之數遂言今羣臣賜一第或費百萬臣所部二十州一歲上供財三十萬緡曾不足給一第之用願陛下斬之其次如田園邸店金帛

好賜之類亦不可不節也書奏權倖側目尋以花石綱拘占漕舟官買一竹至費五十緡而多入諸臣之家因力陳其弊益忤權倖廼摘奏牘注切草略爲不恭責監信州酒既又言根非詆常平以搖紹述之政再貶濠州團練副使安置郴州尋以討猺賊功得自便以朝散大夫終于家年六十根性至孝父病蠱戒鹽根爲食淡母嗜河豚及蟹既終根不復食母方病每至雞鳴則少蘇後不忍聞雞聲子壽朋有傳弟樸

樸字見素第進士歷侍御史鄭居中去位樸言朋黨今攻非朝廷福若不翦其尤久則難圖於是宇文黄中貫

安宅等六人皆罷凡蔡京所惡亦指爲居中黨而逐時郎員冗濫至五十五人徽宗諭樸使論列乃擿其肩繆者十六人疏斥諸外改祕書少監蔡攸引爲道史檢討官乃試中書舍人卒

任諒字子諒眉山人徙汝陽九歲而孤力學自奮年十四冠鄉書登高第調河南戸曹以兵書謁樞密曾布布使人邀詣闕旣見覺不能合徑去布爲相猶欲用之諒予書規以李德裕事布始怒蔣之奇章楶在樞府薦爲編修官布持其奏不下爲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擢提舉夔路學事歷江淮發運使罷官

徽猷閣待制蔡京破東南轉般漕運法爲直達綱應奉
者率游手亡賴盜用乾沒漫不可核人莫敢言諒入對
首論之京怒會汴泗大水誣漂溺千艘坐削籍歸田里
復陝西都轉運使尋復舊秩進直學士童貫更錢法必
欲鐵錢與銅錢等諒言爲六路害藏其策加龍圖閣直
學士知京兆府徙渭州以母憂去宣和七年提舉上清
寶籙宮修國史初朝廷將有事於燕諒曰中國其有憂
乎乃作書貽宰相至是又言郭藥師必反帝不聽大臣
以爲病狂予祠是冬金人舉兵犯燕山藥師叛降皆如
諒言迺復起爲京兆未幾卒年五十八

周常字仲脩建州人登進士第以所著禮檀弓義見王安石呂惠卿二人稱之補國子直講太常博士以養親求教授揚州年未五十致仕久之起太常博士辭元符初復中前命兼崇政殿說書遷起居舍人鄒浩得罪常於講席論救貶監郴州酒徽宗立召爲國子祭酒起居郎從容言自古求治之主未嘗不以尚志爲先然溺於富貴逸樂蔽於諂諛順適則志隨以喪不可不戒元祐法度互有得失人才各有所長不可偏棄進中書舍人禮部侍郎蔡京用事不能容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湖州尋又奪職居婺州復集賢殿脩撰卒年六十七

李朴字先之興國人登進士第歷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器許之移虔州教授以嘗言隆祐太后不當廢處瑤華宮事有詔推鞫忌者欲擠之死使人危言動之朴泰然無懼色坐勒停會赦注汀州司戶徽宗即位翰林承旨范純禮自言待罪四十六日不聞玉音謂朴曰某事豈便於國乎某事豈便於民乎朴曰承旨知而不言無父風也純禮泣下右司諫陳瓘薦朴召對首言熙豐以來政體屢變始出一二大臣所學不同後乃更執圓方互相排擊失今不治必至不可勝救又言今士大夫之學不求諸己而惟王氏之聽敗壞心術莫大於此蔡京

惡朴鯁直復以爲虔州教授又族言者論朴爲元祐學術不當領師儒罷爲四會令改承事郎知清江縣廣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欽宗卽位半歲間五遷至國子祭酒以疾不能至高宗卽位除秘書監趣召未至卒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朴自爲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俾所厚道意許以禁從朴拒之中書侍郎馮熙載欲邂逅見朴朴笑曰不能見蔡京焉能邂逅馮熙載邪居官所至有聲嘗自誌其墓曰以天爲心以道爲體以時爲用其可已矣蓋敘其平生云有章貢集二十卷

論曰徽宗政出權姦仇視善類士之覬利者貢諛處患

術默習俗風靡久矣崔鶠張[illegible]任諒周常李朴並負直節歷歷陳時弊無諱帝未嘗嘉美乃竟厄於讒或竄或廢所謂善善而不能用其失國宜哉

何灌　李熙靖　王雲　譚世勣孫逢愈汝霖

梅執禮　程振　劉延慶　歐陽珣

何灌字仲源祥符人武選登第歷府州火山軍巡檢遼人舉兵犯我灌迎高射之發輒中或著崖石皆沒鏃敵驚以爲神爲河東將與夏人遇鐵騎來追灌射皆徹甲至洞胸出背疊貫後騎羌懼而引卻知寧化軍豐州從熙河都監見童貫不拜貫憾焉張康國薦於徽宗召問

西北邊事對稱旨歷知滄州遷至引進使詔運粟三十萬石於並塞三州漼言水淺不勝舟陸當用車八千乘沿邊方登麥願以運費增價就糴之奏上報可安撫使忌而劾之再貶秩罷去未幾知岷州引邈川水溉田湟人號廣利渠徙河州復守岷提舉熙河蘭湟弓箭手入言漢金城湟中穀斛八錢今西寧湟廓即其地也漢唐故渠尚可考若先葺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則人樂應募而射士之額足矣從之甫半歲得善田二萬六千頃募士七千四百人爲他路最改知蘭州收仁多泉拔之正拜廓州防禦使坐救震武逗遛罷爲淮西鈐轄從平方

勝獲賊帥遷同州觀察使浙東都鈐轄改浙西童貫北征徽統制兵馬涿易平以知易州遷寧武軍承宣使燕山路副都總管又加龍神衛都指揮使召還遷管幹步軍司遷步軍都虞候金師南下悉出禁旅付梁方平守黎陽灌請留精銳以衛根本不從明日又命灌行辭以軍不堪戰彊之拜武泰軍節度使河東河北制置副使未及行而帝内禪灌領兵入衛欽宗靖康元年正月二日次滑州方平南奔灌亦望風迎潰黃河南岸無一人禦敵金師遂直叩京城灌至乞入見不許而令控守西隅背城拒戰凡三日被創沒于陣年六十二帳下韓綜雷

彥興奇士也各手殺數人從以死長子蒯至閤門宣贊
舍人從父戰箭貫左臂拔出之病創死言者論瓘不守
河津追削官秩紹興四年復焉
李熙靖字子安晉陵人唐德裕九世孫也祖均父公弼
皆進士第公弼崇寧初通判潞州以議三舍法不便使
者劾其沮格詔令坐削黜以死熙靖擢第又中詞學兼
茂選爲辟雍錄太學正歷右司員外郎以忤王黼褫秩
僅遷太常少卿黼罷乃拜中書舍人蔡攸又惡之出知
洪州越兩月復以故官召入對言燕山雖定宜益謹思
患豫防之戒靖康初同譚世勣事龍德宮改顯謨閣待

制提舉醴泉觀旣拒張邦昌之命憂憤廢食家人覓譬
之終無生意故人視病相持啜泣索筆書王維百官何
日再朝天之句明日卒年五十三高宗追贈焉
王雲字子飛澤州人舉進士歷中書舍人靖康初以給
事中使斡离不軍議割三鎮以和使還傳道斡离不之
意執政以爲不然罷爲徽猷閣待制知唐州金人陷太
原召拜刑部尚書再使許以三鎮賦入之數雲至眞定
遣從吏李裕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
且須康王來和好乃成欽宗從之且命王及馮澥往未
行而車輅至長垣爲所卻雲亦還雲言事勢中變金人

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詔集百官議雲固言康王舊與斡离不結歡宜將命王遂行而雲以資政殿學士爲之副頃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徹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州又與守臣宗澤有憾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爲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眞姦賊也譟而殺之王見事勢洶洶乃南還相州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行議者以是驗天命云贈觀文殿學士雲兄暨崇寧時爲謀議司詳議官上書告蔡京罪黥隸海島欽宗復其官從种師中戰死

譚世勣字彥成長沙人第進士教授郴州時王氏學盛行世勣雅不喜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祕書省正字以不附蔡京六年不遷京罷相乃至吏部員外郎京起罷奉祠久之復還吏部擢左中書舍人以謹命令惜名器廣言路吝賜予正上供省浮費六事爲言又取嫉當路以閣職知婺州未行復留徽宗禪位同主管龍德宮彗出東方大臣或謂四夷衰兆世勣面奏當修德應天不宜惑諛說進給事中兼侍讀改禮部侍郎金騎駸駸南下世勣言守邊爲上策守河則京畿自固中策也巡幸江淮會東南兵以捍敵下

策也再危車駕至虜帳以十害說其用事者言講解之
利詞意忠激虜爲聽張邦昌僭國令與李熙靖同直學
士院皆稱疾臥不起以憂卒年五十四建炎初並贈端
明殿學士方金人立邦昌也有司趣百官入賀太學博
士孫逢堅臥不起祠部員外郎喻汝礪捫其膝曰不能
爲賊臣屈遂掛冠去逢義不受汙憂憤而卒
梅執禮字和勝浦江人第進士歷武學博士或薦於宰
相宰相以未嘗識面爲慊執禮聞之卒不往謁累遷禮
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其第夸示園池妓妾之
盛執禮曰方臘流毒瘡痍未息是豈宰相宴樂時乎退

又戒以詩黼愧而銜之會孟饗原廟後至以顯謨閣待制知蘄州又奪職明年徙滁州復集英殿修撰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為翰林學士道除吏部尚書改戶部金人圍京都執禮勸帝親征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者沮之洎失守金人質天子邀金帛以數百千萬計執禮與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結罪儻塞其求而宦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糗粟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酋怒呼四

人責之對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
金繒何有哉顧比屠杇竿丁以鬻命耳酋怒先取其副
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俣各杖之百郭襌等猶為之
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捶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
年三月也年四十九高宗即位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
士議者以為薄復加資政殿學士
程振字伯起樂平人少有軼材入太學徽宗幸學以諸
生右職除官為辟雍錄升博士歷國子司業左司員外
郎兼太子舍人方臘起振詣王黼言東南此時建革天下
弊事以上當天意下順人心黼不懌太子薦之甚力遂

權給事中黼白振貧淺且雅長書命請以爲中書舍人侍郎馮熙載出知亳州黼怨熙載欲振詆以醜語振不從黼使言者劾爲黨罷奉祠居三年復還故官欽宗即位進吏部侍郎奏言柄臣不和論議多駮詔令輕改失於事幾金人交兵半歲而至今不解者以和戰之說未一故也裁抑濫賞如白黑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議以私心不除各蔽其黨故也時金兵至河北振請糾諸道兵掎角擊之上章於外廷不能用拜開封尹改刑部侍郎金騎在郊邀車駕出城振爲何㮚言宜思所以折之之策㮚不從未幾與梅執禮等同遇害年五十七初

王黼圖燕振戒以後禍而振乃用是死聞者痛之初宣和崇道家之說振侍坐東宮從容言孔子以鴟鴞之詩爲知道老子亦云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事目前區區非二聖人意他日太子爲徽宗諱之徽宗寤頗欲去健羨疏近習而宦寺楊戩輩方大興宮室懼不得肆因讒家令楊馮以爲將輔太子幸非常徽宗震怒誅馮而太子之言亦廢高宗贈振端明殿學士端平初賜謚剛愍

劉延慶保安軍人世爲將家以雄豪稱數從西伐立戰功積官至保信軍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從童貫平

方臘節度河陽三城又從北伐以宣撫都統制督兵十萬度白溝郭藥師見其行軍無紀律扣馬諫不聽至良鄉遼將蕭幹帥衆來與戰敗績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取令公之子三將軍簡師爲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先行卽入燕城令衆精兵二千巷戰三將軍者光世也逾約不至藥師敗走世宣死之延慶營于盧溝南幹以計懼之燒營而奔相蹂踐死者百餘里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作歌賦誚之坐貶率府率安置筠州遼人知中國不能用兵由是輕宋末

幾後爲鎭海軍節度使靖康之難延慶分部守京城城陷引兵奪開遠門以出至龜兒寺爲追騎所殺光世有傳

歐陽珣字全美廬陵人徽宗時第進士歷將作監丞靖康元年金虜勢張甚珣適詣京師道出豫章故人爲帥慰珣勿行行且及禍珣曰國壓如此而謀國者日益鄙吾將有所開說說不合而死是得死所矣又至虜犯京師執議割河北絳磁深三鎭地講和珣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及事急會群臣議何㮚而下三十六人無異詞珣復抗論謂割地奉虜匪

衆且曰虜志不在地願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我師取
之道今舉以與之他日我師取之曲特宰怒欲殺珣廼
白遣珣使虜軍割深州珣即取告身文書界同年生蠢
特立曰持此歸報吾家吾不生還矣遂行至深州城下
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
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遂死之
論曰金虜入宋廷臣死於難者衆獨李若水哉何㮚劉
延慶提兵捍禦戰敗猶奮程振梅執禮憫都民荼毒却
甚無厭之求李熙靖譚世勣恥事二姓堅拒張邦昌僞
命歐陽珣[illegible][illegible]割地為忠義偕七人之事雖殊其為殺

身成仁均也王雲斃於衆怒設免焉高宗能中興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九　列傳六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李綱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自其祖始居無錫父夔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爲憂朝廷惡其言謫監沙縣稅務七年爲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爲開封牧令侍從陳所見綱上禦戎五策且語所善

給事中吳敏曰東宮恭儉之德聞天下以守宗社可也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翌日敏請對具道李綱所論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云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監國常禮可乎於是徽宗內禪而欽宗立綱上封事謂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李鄴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尺寸與人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吳敏爲行營副使綱爲參謀官金將斡离不兵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曰

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爲東京留守綱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范祖禹以爲其失在於不

能堅守以待援陛下奈何輕舉以蹈覆轍乎上意頗悟
會內侍奏中宮已行上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
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
之事專責之卿綱皇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
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
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六軍父母妻子
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
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
遂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禁衛皆拜
伏呼萬歲命綱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

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及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又聞上已內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棁綱曰臣恐李棁怯懦誤國事也上竟遣棁金人需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爲質棁不措一辭還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不能奪求去上慰

諭之綱退則誓書已行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爲質時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种師道姚平仲亦以涇原秦鳳兵至綱奏言金人貪婪無厭凶悖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以爲然約日舉事姚平仲急於要功先期夜斫敵營欲生擒斡离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中使傳旨諭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綱率諸將旦出封丘門與金

人戰却之乎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恚不得報至殺傷內侍帝亟召綱復爲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金人稍稍引却且得割三鎮詔及親王爲質乃退師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並追將士受命踊躍以行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扼腕北綱力爭復追而將士解體矣詔議迎太上皇帝還京徽宗

還次南都以書問民華以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綱至具道皇帝思慕飲以天下養之意徽宗泣數行下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綱奏方艱危時兩宮隔絶朝廷應副行宮亦豈能無不至者在聖度燭之耳且言皇帝仁孝每得詰詔輒憂懼不食陛下回鑾臣謂宜慰安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扞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還具道太上意宰執進迎奉太上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

進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且面責南仲南仲怫然

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

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

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願以公輔事下吏臣得乞身

待罪章十餘上不允太上皇帝還綱復上章懇辭上手

詔勉留綱不得已就職上備邊禦敵八事時北兵已去

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不問綱獨以爲憂與樞密

許翰議調防秋之兵吳敏乞置詳議司檢詳法制以革

弊政詔以綱爲提舉官南仲沮止之綱奏邊患方棘調

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執政裀其奏通衢以綱

得士民心欲因此離之會守御司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專權寖不可長語綱奏頁得旨給空名告敕以便宜行事二人有勞當補官故具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時太原圍未解种師中戰没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爲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上以其爲大臣遊說斥之或謂綱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臥不起讒者益肆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書杜

郵二字遺綱綱皇恐受命上手書裴度傳以賜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爲遷延拒命綱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今以臣爲拒命願乞骸骨解樞筦上趣召數四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行無復還之理昔范仲淹以參政出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夷簡曰參政豈可復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感動及陛辭言唐恪聶山之姦後必誤國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復上奏願深

考祖宗之法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行次懷州有詔罷減所起兵綱奏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誠不足以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御批曰促解太原之圍而諸將承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綱上疏極陳其弊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吳敏罷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謫置涪州綱聞之歎曰事無可爲者矣即上奏匃罷乃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領宣撫

司事召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奏辭未幾以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予祠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再謫寧江金兵再至上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即率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自北軍代歸至是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且貽書趣之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宜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封其章示綱覬以沮其來上趣綱見

于內殿綱涕泗交集上爲動容綱奏曰臣愚惷但知有
趙氏不知有金人宜爲所惡因力辭帝爲罷顏岐與祠
而諫議大夫范宗尹亦以論綱黜爲知州綱猶力辭上
溫旨勉受命綱頓首泣謝云臣孤立寡與望察管仲害
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得以盡志畢慮雖死
無憾因效姚崇要說獻十事一議國是二議巡幸三議
赦令四議僭逆五議僞命六議戰七議守八議本政九
議久任十議修德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
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陛下欲建中
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

命臣察一切置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黃潛善主邦昌甚力上顧呂好問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乃詔邦昌謫潭州吳幵莫儔而下遷謫有差綱又言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上從其請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奏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群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

不能以成功夫外禦疆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朝廷永無北顧之憂矣上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

所傳亮所嘗爲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人傳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河朔都城受圍亮率勤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故綱薦之上乃以所爲河北招撫使亮爲河東經制副使綱立軍法申明改更者數十條又進三疏曰募兵曰買馬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諫議大夫宋齊愈聞而笑之謂虞部員外郎張浚曰李丞相三議無一可行者齊愈將極論之浚曰公受禍自此始矣　一日上與論靖康時事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致播遷

何耶綱曰人主之職在知人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
勉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
皆嘉納又奏臣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
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
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上爲詔諭
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有詔欲幸東南避
敵綱極論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上乃許幸南陽
黃潛善汪伯彥實陰主東南之議客或有請綱曰外論
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
去就爭之初綱每有所論諫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常留

中不報已而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黃潛善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明張所傅亮臣所薦用今潛善伯彥沮所及亮所以沮臣臣每覽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察之亮竟罷乃再疏求去初金人議立異姓宋齊愈自敵所來吏部尚書王時雍入問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至是齊愈論綱三事不報章將再上其鄉人嫌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偽罪遂逮齊愈戮東市張浚爲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買馬招軍之罪綱罷奉祠陳東言潛善伯彥不

可任綱不可去東坐誅後有旨奪綱職居鄂州綱爲相僅三月而張所旋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及凡所規畫悉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中原盜賊蠭起矣建炎三年帝治行宮於臨安大赦惟綱不赦紹興二年盜擾鼎澧潭三州除綱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綱至盜平上言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接議未及行呂頤浩言綱縱暴諫官徐俯劉棐劾綱罷奉祠四年冬金人及僞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詔行之時韓世忠等兵屢捷車駕進抵江上勞軍金人退師詔

群臣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而彊敵猶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乎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

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東南屏蔽有守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逆臣可誅彊敵可滅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頃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捌營壘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其心未嘗一日忘宋天威霆 招納來歸顧爲內應

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俾其行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莫不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群臣誤陛下也大槩近年所陳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覩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秋高馬肥不再擾

我疆埸使彼於奔命哉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

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爲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
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
之使可乎二說既定擇所當爲者以至誠爲之力可有
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
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蕃朝廷
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惟陛下正
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
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彊敵不足畏逆臣不
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
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

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昔唐太宗謂魏徵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疏奏上爲賜詔褒諭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畢之官六年綱至引對内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陛辭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明年淮西酈瓊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張浚以酈瓊事引咎去曰言

者引漢武誅王恢為比綱奏張浚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車駕在建康將幸平江時綱已罷聞而上奏曰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人情動搖士氣銷縮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蹕復立朝廷於荊棘瓦礫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為有說今疆埸未有警兵將無失利朝廷正可懲往事脩軍政而遽為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及

閩王倫使北還復上疏曰王倫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上不以爲忤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湔祓畀以帥權昔季布謂漢文帝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也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

奮亟頣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危其請十年正月卒年五十八訃聞上軫悼厚賻其家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孝宗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捨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朱熹嘗稱綱爲一世之偉人云所著有易傳內篇外篇論語詳說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

論曰李綱兩柄用於靖康建炎間皆匪久廢黜遂使主辱國削卒莫之振甚哉讒人之爲害也蓋當時排和議以禦敵復讎爲己任者在廷惟一綱綱黜則可以悅虜

而紓患斯唐李汪黃輩之謀實然要之欽高二君並闇弱務苟安是以全軀保妻子之臣得售其說厥後宣撫安撫亟徵而罷命隨下諺所謂狐埋而狐搰之豈足與有爲哉夫綱之進退布衣之士捐生爲白于朝非忠誠所動曷能爾顧反不信於主上取嫉於同列至如張浚賢者亦不免見忌而訾其短嗚呼無亦天未悔禍使然耶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趙鼎

趙鼎字元鎮聞喜人幼孤力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鼎曰祖宗之地不可與人何庸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除權戶部員外郎張浚在樞密薦之除司勳郎官上幸建康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

定所上嘉納之久雨詔求闕政鼎言自王安石變祖宗
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
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至蔡京託紹述之名盡
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
猶配享廟庭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是乃罷
安石配享擢右司諫遷殿中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
擅殺韓世忠之將而世忠亦率部曲奪建康守府廨鼎
言德總兵專殺漸不可長遂付鼎鞫之鼎又請下詔切
責世忠而指取其將吏付有司治罪諸將肅然上曰肅
宗興靈武得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媿昔人矣

中丞范宗尹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北兵至江上上幸會稽召臺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荊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已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復鼎中丞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援之俊不行山陽遂陷

鼎上章匄去會辛企宗除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忤
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改知建康又移知洪州京西招
撫使召拜參知政事時紹興四年三月也宰相朱勝非
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
是爲勝非所忌除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改都督川
陝諸軍事鼎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鼎上疏言頃張浚
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
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
竄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其任遠去朝廷其能免於紛
紛乎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有留行者會邊報沓至郎

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
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
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俊以為當進討鼎是
其言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於是詔張俊以
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
世忠至楊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車駕至平江下詔聲
逆豫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以為不可語在豫傳未幾
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先見也張
浚久廢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
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曰金

人無能爲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又嘗語張浚曰趙鼎眞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也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又監脩神哲二史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又賜御書尚書一帙曰書所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欲卿共由斯道張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

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
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
臣當去上曰俟浚歸議之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析
彥質請回蹕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
軍政鼎言擒豫因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
光世累世為將無故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以
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七年酈瓊以全軍降偽齊浚
引咎去位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樞密使進四官張浚謫置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
同列救解上怒殊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

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祕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州鼎旣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鼎嘗關和議與秦檜不合及鼎爭據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事在檜傳檜又薦蕭振爲臺官振本鼎所引及是劾罷參知政事劉大中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彼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上聞益疑鼎引疾求免

言大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使檜率執政往餞鼎不爲禮檜益憾之鼎既去王庶入對上謂庶曰趙鼎兩爲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患他人所不及也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使指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者使事之大者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與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爲名上歎息謂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車駕還臨安内侍移竹栽入

內鼎見責之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鼎嘗薦胡寅魏矼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等數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今清議所與如劉大本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妒賢長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秘陳公輔之徒陛下能去之乎上爲徙世將而公輔等幷補外始浚薦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爲言然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匃祠檜惡其逼己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治郡廢弛命提舉洞霄

宮鼎自泉州歸後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又
論其嘗受僞命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居興化軍
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
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屬潮守放編置人移吉陽軍鼎
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
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强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
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
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子汾曰檜必欲殺
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

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
上氣作山河壯本朝屬其子乞歸葬不食死年
天下聞而悲之孝宗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
祔廟配享廟庭錄其孫十有二人鼎爲文渾然天成凡
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
百餘篇號得全集行於世中興賢相以鼎爲稱首云
論曰趙鼎自爲小官已著婞節中興亹亹陳時政皆嘉
謨天下屬望公輔久矣紹興入相者再其初力贊親征
國勢不振數年後南北之勢已成務持重養威以固根
本所謂險在前而能需者乃以梗和議爲秦檜所擠貶

竄以死然鼎惓惓報主之志雖歷顛沛臨禍變曾不少渝觀其自題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句視夫爲虜鬼殺賊者豈異耶

張浚 子栻 孫忠恕

張浚字德遠綿竹人父咸舉進士賢良兩科浚入太學登進士第靖康初爲太常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聞高宗即位馳赴南京除樞密院編修官歷禮部侍郎御營使司參贊公事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于吳門捍禦以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會苗傅劉正彥作亂浚慟哭謀張俊起兵齊

蠟書約呂頤浩劉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欲諷言討賊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讋姑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張俊曰世忠來事濟矣白浚招之世忠至令以兵赴闕而戒其急趨秀州據糧道以竢大軍之至會傅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傅等得書恐乃遣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郴州安置俊世忠拒不受命頤浩光世兵至浚乃聲傅正

彥罪傳檄中外率諸軍繼進初浚遣客馮轓以計策往說傅等轓即康國語在康國傳會大軍且至傅正彥憂恐不知所出轓知其可動即白宰相朱勝非請復辟高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浚進次臨平賊兵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彥脫遁浚與頤浩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解所服玉帶賜之傅正彥走閩中浚命世忠追縛以獻與其黨皆伏誅盜薛慶嘯聚淮甸至數萬人浚徑至高郵入慶壘喻以朝廷恩意慶感服浚歸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則東南不可保遂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川陝宣撫處

置使得便宜黜陟將行御營平寇將軍范瓊擁衆自豫章至行在先是靖康城破多瓊之謀至是入朝悖傲無禮且乞貸逆黨傅正彥等死罪浚奏誅之分其軍隸神武軍然後行金人取鄜延驍將婁宿孛堇引大兵渡渭攻永興已而窺江淮浚即治軍入衛至房州知金人北歸復還關陜櫢五路帥悉所部兵來會以復永興命劉錫統之初浚問計於諸將曲端吳玠郭浩皆謂虜鋒方銳宜分守要害以待其弊浚不以爲然金人聞出師急調兀朮等由京西入援至富平諸將議戰吳玠謂地勢非利敵騾至軍大潰浚退保興州貶劉錫斬環慶帥趙

皆潰離所部衆奪道故諸軍隨而潰也浚命吳玠收秦鳳兵扼險于和尚原大散關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收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渥賈世方等收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浚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紹興元年吳玠兩敗金人兀朮僅以身免鬀其鬚髯遁特拜浚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浚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都轉運使擢吳玠爲大將守鳳翔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云曲端者素有威望然嘗與王庶吳玠有隙而端腹心部將相繼降

虜致陷五路故二人之譖得行浚初起用端中坐廢猶欲再用之後卒下端獄論死會有言浚殺趙哲曲端無辜而任子羽開玠非是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浚浚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呂頤浩不悅而朱勝非以宿憾日毀短浚詔浚赴行在四年御史中丞辛炳率同列劾浚乃以本官奉祠居福州浚既去國慮金人釋川陜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乃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高宗思浚前言策免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請幸平江乃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入見高宗手詔辨

浚前誣除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兀朮聞之遂遁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志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時巨寇楊么據洞庭屢攻不克浚請行至潭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浚遂奏追岳飛屯荊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高宗召對便殿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六年浚力請幸建康車駕進發浚先往江上諜報劉豫與子猊挾金人入攻浚謂賊豫以逆犯順不勦除何以為國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且命楊沂中往屯濠

州劉麟逼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光世欲退師趙鼎及簽書折彥質欲召岳飛兵東下御書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乎詔書從之沂中兵抵濠州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聞疾馳至采石令其衆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劉猊攻沂中沂中大破之猊麟皆拔柵遁高宗手書嘉獎召浚還勞之時趙鼎等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高宗幡然從浚討七年以浚却敵

功制除特進既又加金紫光祿大夫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先後訃聞上哀甚浚奏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願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乃命浚草詔諭中外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京成服中外感動浚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幾事叢委浚以一身任之浚奏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遂罷光世時岳飛被命赴都督府與浚議事浚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欲以爲都統酈瓊副之呂祉爲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

然則楊沂中耳飛曰沂中亦豈能馭此軍浚不悅曰然則非太尉不可迄行之瓊果叛執祉歸劉豫殺祉於途事詳祉傳浚悔不用飛言引咎求去初浚嘗薦秦檜共政及是上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檜由是憾浚遂予祠先是浚遣人持手榜間劉豫及瓊叛復遣間持蠟書遺瓊金人果疑豫尋廢之臺諫交論浚以祕書少監分司西京居永州九年用赦復官予祠未幾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大使金使來以詔諭爲名浚五上疏爭之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後又封和

國公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訝其瘠問故浚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能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偽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臺諫論浚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連州二十年徙永州浚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也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

用當是時秦檜怙寵固位懼浚爲正論以害己令臺臣有所彈劾論必及浚反謂浚爲國賊必欲殺之以張柄知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圖浚張常先使江西治張宗元獄株連及浚捕趙鼎子汾下大理令自誣與浚謀大逆會檜死乃免二十五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浚時以母喪將歸葬念天下事二十年爲檜所壞邊備蕩弛又聞金亮篡立必將舉兵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具奏論之會星變再見求直言浚謂金人數年間勢決求釁用兵而國家溺於宴安蕩然無備乃上疏極言而大臣沈該万俟卨湯思退等謂敵初無釁

笑浚爲狂臺諫湯鵬舉凌哲論浚歸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州服除落職以本官奉祠三十一年春有旨自便浚至潭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未幾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金騎充斥王權兵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至請乘輿亟臨幸三十二年車駕幸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爲重又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金兵十萬圍海州浚命鎮江都統張子蓋往救大破之孝宗即位召浚入見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之

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讎自服孝宗竦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翰林學士史浩議欲城瓜州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參知政事浚所規畫浩必沮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時金將蒲察徒穆及知泗州大周仁屯虹縣都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爲南攻計浚欲及其未發攻之會主宰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邵

宏淵亦獻擣二邑之策浚具以聞上報可召浚赴行在命先圖兩城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而浚自往臨之顯忠至靈壁敗蕭琦宏淵圍虹縣降徒穆周仁乘勝進克宿州孝宗手書勞曰十年來無此克捷浚以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還師未達間會金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小不利忽諜報敵兵大至顯忠夜引歸至符離諸軍大潰資糧盡委棄由二將不協而士怨犒薄不用命云浚降授特進江淮宣撫使是役也廷臣皆議浚失策御書賜浚曰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復召浚子栻

奏事浚附奏云自古有爲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
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
乞骸骨孝宗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不爲浮議所
惑帝眷遇浚未嘗斥其名每遣使來必令視浚飲食多
寡肥瘠何如尋詔復浚都督之號金帥僕散忠義貽書
三省樞密院索四郡及歲幣不然以農隙治兵時檜黨
湯思退爲右相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金浚言
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郡辱命
朝廷復以王之望爲通問使龍大淵副之浚爭不能得
未幾召浚入見復力陳和議之失孝宗爲止誓書留之

令迪書官胡昉楊由義往諭金以四郡不可割若必欲得四郡當追還使人罷和議拜浚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思退爲左僕射胡昉等至宿金人械繫迫脅之昉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孝宗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議進幸建康詔之望等還思退聞之大駭陽爲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爲陷浚計俄詔浚行視江淮時金人屯重兵于河南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來亟徹兵歸且以檄諭遊約爲應援金人益懼思退乃令王之望盛毁守備以爲不可恃令尹穡論罷督府參議官馮

方又論浚費國不貲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鼎之代爲拒命浚亦請解督府詔從其請浚留平江凡八章乞致仕除少師保信軍節度判福州浚辭改醴泉觀使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既去猶上疏論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上務學親賢或語浚勿復及時事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上設欲復用浚浚當卽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爲相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死不當葬先人墓左葬衡山下足矣年[illegible]十[illegible]訃聞孝宗震悼贈太師謚忠獻浚幼有大志及爲熙

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故一旦起疏遠當樞筦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爲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云浚事母孝學邃於易有易解及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栻自有傳栻弟杓杓子忠恕

杓字定叟以父恩歷官知臨安府進直龍圖閣權兵部侍郎府治火延及民居詔削二秩杓再疏乞罷移知鎮江尋改明州辭仍知鎮江召爲戸部侍郎面對言事迕特相意高宗崩以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董山陵事召還爲吏部侍郎光宗即位權刑部侍郎復兼知臨安府累進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繼復命還襄陽寧宗嗣位歷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以疾乞祠卒杓天分高爽吏材敏給遇事不凝滯隨宜變通所至以治辦稱南渡以來論尹京者以杓爲首

忠恕字行父以祖任監榷貨務入府幕辭侂胄奪民間

許嫁女夫家以告忠恕白尹歸其父母累遷司農丞知寧國府夏旱常平使者欲均濟勿勸糶忠恕所見寖異以言去奉祠起知鄂州歷戶部郎官入對言邊事其慮至遠理宗即位忠恕移書史彌遠請取法孝宗行三年喪既而宰輔率百僚請太母同聽政忠恕復貽書彌遠謂英宗以疾仁哲以幼母后垂簾有不容已惟欽聖出於勉彊務從抑損今吾君長矣若姑援以請此亦中策爾寶慶初詔求直言忠恕陳八事其五曰陛下於濟王之恩自謂彌縫曲盡矣然不留京師從之外郡不擇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奮呼闔城風靡尋雖弭患莫副初心

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咎優崇恤典選立嗣子則陛下所以身處者庶幾無憾而造訛騰謗者靡所致力自始至今牽誤於含糊而猶不此之思臣所不解也始魏了翁嘗勉忠恕無隤家聲及是嘆曰忠獻有後矣真德秀聞之更納交焉忠恕又因輪對引伯父栻告孝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伏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語益剴切自知不爲時所容力請外以直祕閣知贛州言者指爲朋比落職降兩官罷紹定三年復官進秩一等提舉沖佑觀卒

論曰張浚在高孝朝存歷將相之任觀其平劇盜討除

逆兇始終排和議與强虜抗非篤於忠義能然乎奈才疎量褊往往自用於賢者弗能容是以國事鮮濟王師屢衂沒身有遺恨焉朱熹晚年頗悔撰狀失實元儒謁傒斯亦極論其罪蓋事久而是非彌定修史者第襲狀中語何耶雖然昔曾莊與齊不共戴天乾時戰敗仲尼以爲榮而不諱金固讎也可以用兵勝負議浚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六